



老舍文学奖获奖者新作书系

散文随笔

# 我当过一次老千儿

WO DANGGUO YI CI LAOQIANER

◎ 母国政 著

- ◆ 一餐难忘
- ◆ 歌者
- ◆ 猪蹄儿的喜剧
- ◆ 我向梭梭柴鞠躬
- ◆ 以瓜代茶

◎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老舍文学奖获奖者新作书系

散文随笔

# 我当过一次老千儿

WO DANGGUO YI CI LAOQIANER

◎ 母国政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当过一次老千儿/母国政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 
2004.1

(老舍文学奖获奖者散文随笔新作书系)

ISBN 7-80173-231-6

I. 我… II. 母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2329 号

我当过一次老千儿

著 者 母国政  
责任编辑 杨 华 李方斌  
封面设计 石 洋  
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排 版 京联新技术照排公司  
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 
开 本 850×1168 32 开  
8.5 印张 182 千字  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 
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 数 1—5000 册  
书 号 ISBN 7-80173-231-6/I·003  
定 价 18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 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 
电话: 64271187 64279032  
传真: 84257656  
E-mail: icpc@95777.com

## 自序

许多时候，命运真无法捉摸。当年，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初学写作时，一心一意思学写散文，花费了不少心思。如今，中短篇小说集倒出了几个，散文集呢——这是第一个，不能不说，这是遗憾中的一点儿安慰。

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有几位著名的散文家活跃在我国文坛上，我对其中一位情有独钟，因为在报刊杂志上读过他两篇散文，非常精致。后来，我便跑到旧书店里，搜罗了他的全部集子，当时的兴奋和欣喜是无以言表的，但通读之后，感觉大大不对——往常读完一本好书必然会出现的依依惜别、怅然若失，一丝没有，反倒像终于卸下重负，出了口长气。懊丧之余，我想起了上中学时读过的一本书——郁达夫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新文学系·散文二卷》。那本厚重硕大的精装书，是父母无意中保存下来的。那时我正热衷于古今中外的种种故事，这部散文集中，没有故事，可是我读得津津有味，若不是有时妈妈一再呼唤我，也许我会一直捧着它，直到天黑。

当时，我几乎全无文学鉴赏能力，我说不出那些散文的妙处，可是我却被它们深深地吸引着。最打动我的，是它们的真切和诚挚。在许多篇什中，我几乎都能想象出作者写文章时的音容笑貌，看到他们漾动着鲜红血液的心，而在我刚刚读过的那位散文家的集子中，我几乎看不到真切和诚挚，我无法进入他的文章之中。我说的不是这位散文家的人格和操守，我说的仅仅是文章。在“文革”的那个年代里，受创最重的，我以为是儿童文学、相声，再有就是散文。以抒发真情实感为主要艺术手段的散文，如果回避自己的良知，想方设法、牵强附会地去服务于什么，多有才华的作家，也难逃脱一个“假”字。小说可以虚构，必须虚构，散文却是真实的。

在我写散文时，我把“真切”、“诚挚”作为我的目标，有的时候，我以为，我做到了。

这个集子中的绝大多数作品，都是在各地报纸、综合性杂志的编辑朋友们催促下完成的——“文革”后，我自己极少有主动写散文的念头——没有他们的热心，就没有这个集子。我谢谢他们！

2003 年元月





## 作者简介

母国政，男，1939年生于辽宁锦西县（今葫芦岛市），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。曾任业余大学教师，文化馆文学辅导员。从1980年起，在北京出版社做文学编辑，现已退休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：《母国政短篇小说选》、《小巷里的怅惘》、《父亲的叛逆》、《寻梦》、《中国小说名家新作丛书·母国政卷》等。所撰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儿童文学、散文、电视剧均曾获奖。有的作品被译成英文、法文、日文。



老舍文学奖获奖者新作书系 / 散文随笔

- 《心灵拒绝创可贴》

毕淑敏 著

- 《从写恋爱信开始》

刘庆邦 著

- 《我当过一次老千儿》

母国政 著

- 《挑灯看剑》

邱华栋 著



藝海新舟

文化藝術中心

010-64057965

84042298

86483709

13511028830

## 目 录

## 故人情怀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怀念高怀玉先生 .....   | ( 1 ) |
|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 .....  | ( 7 ) |
| 我结识的第一位编辑 ..... | (15)  |
| 驱蚊 .....        | (20)  |
| 岳父的长寿 .....     | (25)  |
| 欢呼妻的退休 .....    | (28)  |
| 今天，是你的生日 .....  | (34)  |
| 王晖印象 .....      | (39)  |
| 一餐难忘 .....      | (46)  |
| 我学改正错别字 .....   | (50)  |
| 想念一个警察 .....    | (58)  |
| 歌者 .....        | (66)  |



## 世相杂陈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我当过一次老千儿 .....  | (72)  |
| 请假 .....        | (82)  |
| 阴影 .....        | (89)  |
| 亲情 .....        | (95)  |
| 那年，有人问我 .....   | (99)  |
| 红门子 .....       | (103) |
| 给孩子们一张笑脸 .....  | (107) |
| 担心的事发生了 .....   | (114) |
| 斗穷 .....        | (118) |
| 猪蹄儿的喜剧 .....    | (122) |
| 麻雀的回忆 .....     | (127) |
| 门 .....         | (133) |
| 年年过年 .....      | (136) |
| 棋趣 .....        | (140) |
| 其他及豆豆 .....     | (144) |
| 发现快乐 .....      | (149) |
| 面对书柜 .....      | (152) |
| 悼季刊《长篇小说》 ..... | (156) |
| 也说书价 .....      | (159) |
| 能否也算一种说法 .....  | (163) |
| 院儿里来了一只猫 .....  | (167) |
| 记忆中的树 .....     | (170) |
| 童年的五彩路 .....    | (179) |
| 守规矩的美国人 .....   | (183) |
| 在美国购物 .....     | (186) |

## 心仪山川

- 爱石 ..... (188)
- 青藏路上 ..... (191)
- 过舟山 ..... (196)
- 麻风桐 ..... (198)
- 我向梭梭柴鞠躬 ..... (201)
- 楠溪江静趣 ..... (204)
- 洞头的石头 ..... (207)
- 以瓜代茶 ..... (211)
- 一支敬酒歌 ..... (216)
- 失去的故乡 ..... (220)
- 欧游撷拾 ..... (227)

# 故人情怀

## 怀念高怀玉先生

这是一篇深深藏在我心头的文章，我却久久不能写出。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把这篇文章写好。因为对我的老师高怀玉先生我所知甚少，更不知他有什么卓然不群的业绩。然而，我一直想写一篇有关高先生的文字，以献上我的敬仰与怀念。

我的妻子也是高先生的学生。在她保存的一本记录她大学生活的相册里，高先生一张小小的寸照，单独占据了首页。不，不是由于妻子偶尔翻看相册才触动我的思念——20年来，高先生始终在我心中。正因为如此，我的心头才藏着那篇久久不能写出的文章。

高先生身躯清瘦，面目黧黑，稀薄的头发有些蓬乱。在



我的印象中，他总是穿着一件蓝得不甚标准的蓝制服，不知是否经师母的手浆染过？而那条过短过瘦的蓝裤，大约是师母缝制的。对一位大学教师来说，这副衣冠远不够楚楚，但在他身上，却蕴含着一种仁厚儒雅的气质，很吸引人。当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析古典文学作品时，特别是讲到作品的精妙之处，他这种气质便显露得格外充分。他右手摘下眼镜，缓缓掂动着，同时微微晃着头，在长长的一声赞叹之后，他两眼望向空中，脸上呈现出一副沉醉欣喜的神色。他久久地思索着如何表达他此时此刻的感受，但只见他脸上的沉醉与欣喜越聚越深，却不见他开口。我们都屏心静息地望着他。最后，他总是遗憾地叹息着，把表达自己感受的想法放弃了。奇怪的是，我和同学们都没有失望，好像在那一瞬间，我们都经历了一番感情上美好的享受；甚至，从中懂得了什么是文学——好的作品中那些精微之处，是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。

有一次，傍晚时分，在校园的林阴路上，我遇见了高先生。他大概刚从外面回来，右手高高地托着一棵圆白菜，向教师宿舍走去。那时，他给我们任课不久，在众多的学生中，未必认得我，但我招呼他后，他很高兴，说：“今天我休息，到甘家口洗了个澡，睡一觉，还吃了顿饭。”

他脸色微红，举手投足稍有失准，大概喝了点儿酒。

以后我才知道，他每周一次的休息，是出自师母的安排。休息的内容包括洗澡、睡觉、在饭馆里吃一顿饭。那时正值困难时期，粗茶淡饭，不足温饱，贤良的师母是要想方设法让高先生增加一些卡路里吧？

也许，由于上学时我不是一个好学生，对老师总是心怀



敬畏之感。对如此素朴温厚的高先生，很长时间我也未去接近。

四年级第一学期，我们班分成若干小组去中学里实习，高先生和王世征先生是我们小组的指导老师。在那一个月中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，但这也未能使我同他接近起来，因为具体指导我的是王世征先生。一个星期六的傍晚，我和高先生从我们实习的中学里出来，我送他到汽车站。在等车时，他右手扶在左肩上，轻轻抬动左臂，说：

“这边肩膀不知怎么了，疼得很。”

我建议他下星期一去医院看一下，他说：

“还有一个星期你们的实习就结束了，那时候再去吧。”

我也不甚在意，有时用力过猛或者风寒侵袭，都可能引起肩部不适，何况正是冬天。没想到，实习结束后，高先生没来给我们上中国古代文学史课，病了。

一个礼拜后，他又出现在课堂上，脸色灰白，中气不足，已是大病在身的模样。他请我们原谅——他不得不坐在椅子上讲课。

不久，高先生又不能来了，听说是患了疑难大症，每隔数分钟，腿部就像抽筋般疼痛，站不行，坐不行，卧亦不行，常常疼得彻夜难眠。可是他仍要给我们上课，被系主任修古藩先生劝阻了。

因为有了实习期间一段不算多的交往，我邀约周坤、刘东升和曲守健三位同学去看望他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高先生的屋里，除了两架图书，几乎家徒四壁。先生的书桌犹如我们学生食堂里的黄漆八仙桌，桌子上方，用线绳斜斜地牵过一盏没有罩子的电灯，教案、教科书、参考资料都杂乱地摊在桌面上。他坐在一张旧转椅



里，腿上搭着一块薄毯，脸上有些浮肿，黑里透黄、透出一股灰败的气息，和一个月前判若两人。

我们大为震惊，心中又有说不出的凄楚，一时竟忘记向他问候。

师母在一所中学任语文教研组长，已经请假在家。她两眼红肿，却又强作欢颜，让我们吸烟喝茶。

高先生虽然已经憔悴得令人不忍目睹，却不见些许消沉，只是有点懊丧——左肩不适，两三个月前他已有所感觉，倘若早日治疗，大概不会蔓延至腿部。他说，他没教过古代文学史，因为系里师资不足，仓促间便接了下来，本应有半年备课时间，课程安排却不允许，他只好边备边讲。我们班反映尚好，四班同学却提出一些意见。为了把这门课讲好，夜里3点钟之前，他从未睡过觉，可能有些过力了。

直到这时，他还不相信自己患了绝症。没多久，突然传来喜讯：学院总务部门为高先生请了一位神通广大的民间医生。这位医生颇具传奇色彩，而且名不虚传，第一次给高先生看病，便以准确无误的判断、立竿见影的治疗，征服了所有在场的人，高先生果真一天天好起来。

我去看望他。师母高兴地说：

“你应该月初来，有好烟好茶；一到月底呀，都没了。”

高先生靠在厚厚的被子上，慈蔼地向我笑着，指着桌上的福字牌香烟，说：

“凑合抽吧。”

看来，那位民间医生确实给高先生带来了强烈的希望。虽然他还是那样清瘦，细长的脖颈显得衣领空荡荡的，精神



却好多了，脸上那种灰败的气息已经开始消退。

这天，高先生跟我谈了很长时间，最使他兴奋的话题是病愈后的打算：除继续给我们授课外，他还要写些东西。领导上很支持他的想法，已同意把师母调到学院里来，做他的助手，帮他整理资料。

“这几十年一直忙于教课，”他颇有感触地说，“有些想法随手记下来，都没整理。病这一场，我知道现在到时候了——再不写出来，说不定就没时间了！”也是在这次谈话中，我知道了高先生早年酷爱旧体诗词创作，钻研颇深，多得师友们的赞誉——难怪他在讲授古典作品欣赏时，表现出那样深切的艺术感受能力！在课堂上，他的许多精微体会都尽于不言中，在他未来的著作里，肯定会有精深详尽的表述。我衷心盼望先生的著作早日问世。

师母送我出门时，又谈起那位民间医生：

“我几次问他能否治好，他只说：‘治晚了，治着看吧。’他从未打过保票。”

言下，不禁流露出隐隐的迷惘和忧虑。

我却认为，那位民间医生不轻率地滥施保证，恰恰证明他是严肃的，足以信赖的。

然而，不久便传来高先生病情恶化的消息。

1963年2月下旬的一天，先生终于去世了。倘使我没记错，先生时年53岁，正当盛年。

许多同学哭了。

独我哭不出，只觉得一股冰冷冷的东西流遍全身，令我战栗不止。

我走出宿舍，外面正下着雪，无声无息，飞扬不止，把校园里一条条甬道化做一条条素练。



那条条甬道上，都曾留下过先生的足迹，如今白雪已将它们封存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从那时起，我便要写一篇纪念先生的文字。因为他是我当年惟一登门拜望过的老师吗？因为在生命的垂危时刻，他还在瞻望自己的未来，而终又壮志未酬吗？还是因为他的素朴和平凡反而映射出他不同寻常的人的光芒？我不知道。只是，高先生的形象深深地感动着我，我要向他献上我的敬仰与怀念。

这篇有关高怀玉先生的文字写完了，但它绝不是深藏在我心头的那篇文章。也许，那篇文章我毕生都不能写出，因为它仅属于我一个人。

这篇有关高怀玉先生的文字写完了，但它绝不是深藏在我心头的那篇文章。也许，那篇文章我毕生都不能写出，因为它仅属于我一个人。

这篇有关高怀玉先生的文字写完了，但它绝不是深藏在我心头的那篇文章。也许，那篇文章我毕生都不能写出，因为它仅属于我一个人。

这篇有关高怀玉先生的文字写完了，但它绝不是深藏在我心头的那篇文章。也许，那篇文章我毕生都不能写出，因为它仅属于我一个人。

这篇有关高怀玉先生的文字写完了，但它绝不是深藏在我心头的那篇文章。也许，那篇文章我毕生都不能写出，因为它仅属于我一个人。

这篇有关高怀玉先生的文字写完了，但它绝不是深藏在我心头的那篇文章。也许，那篇文章我毕生都不能写出，因为它仅属于我一个人。

##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

这种分类方法，全凭感情用事，没有任何根据。决定我好恶的，仅仅是任课教师。我没有资格评价我的老师们，也没有能力识别他们教学的优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说自己爱上某位老师的课或不上某位老师的课，不仅轻率，甚至荒唐。可是，当时我就这样把语文课分类了，或者说，把语文老师分类了。

上高中的最后两年，我跟随一位据说在我们区里很有名气的老师学习语文。听同学们说，这位老师常常在《语文教学》之类的杂志上发表文章。那时我并不很懂“常常发表文章”意味着什么，不过我听了仍是肃然起敬。

这位老师的一切，都无可挑剔。小背头总是一丝不乱，